



幼稚的游戏

玉珍

我曾经在一个小小的灌木丛旁边坐着发呆,脚边是一条小溪,水很清澈,刚到膝盖,那儿有一种独特的气味,由附近的植被,季节,水文构成,清新,甚至有些香,哪怕一年四季都会有农人挑着农家肥浇菜,都能被那样活性的自然发酵出植物那样的香气。我喜欢待在那儿,夏天就赤脚在小河里玩水。

但有一回,我蹲在那儿比较沮丧,甚至是最难受的,那时我六七岁的样子,坐在那儿伤心,别的什么我倒是记不清,但记得难过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孩子。

当时在那个还没个养猪场大的小学校里,他们把我当成了老大,像这样幼稚的游戏大多人经历过,所谓的老大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中的带领者,就像课堂外的队长,学校也是个小小的社会,谁跟谁玩,谁不跟谁玩,这都很正常,但严重的有发生霸凌事件,这给很多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毕生阴影。我完全记不起来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更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要我这么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人来做他们的老大。

我完全不记得这一切如何发生了,只记得突然间所有的孩子都围绕着我,给我她们那种最谄媚最好看乖巧的表情,这大概是人类的谄媚在脸上最初的表现。他们以我为中心,或走在我后面,看过去那么可爱,甚至把自己的零食给我,不过我不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我觉得惶恐与难为情,只是看大家这么热情,我努力去做出个老大的样子,事实我压根不知道什么是老大的样子。

有一回在放学路上,我听到走在后面的校长在夸奖我。我想他们应该是因为校长夸了我所以选我当老大吧,孩子的世界里没有权威这样的词语,但老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威。

金色的田野中间是我们的小学,几间小房子,周围是菜地,田地,小河,灌木,野花丛,学校没有围栏和围墙,任何时候我们可以走出去玩,只要上课铃没响,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我曾经跟同学们在那儿捉螃蟹。

大家好像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每个人。但一切很快就变了,几天后我就不当老大了。真是件新鲜事,不过我隐隐料到了。因为我曾经疑惑不安。

突然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跟我玩,我可没做错任何事情,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此迅速,一群孩子不约而同地离开我,疏远我,去找另一个老大,而另一个他们眼中的老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选出来的。这种“选举”是否有什么特点?我其实不想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对这类事情本来无所谓,一开始大家簇拥着我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拒绝,现在我仍然是我,除了我一切都变了?

如此迅速,如此滴水不漏,真是令我诧异。后来像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次了,头一天老大,几天后就不是了,但是过几天又成了老大,再过几天又变了。玩笑的儿戏的循环,像过家家,我早看透了,很快放在心上。

这是孩童间幼稚的游戏,但不能说幼稚是无害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无邪幼稚,但又确实处于无知的阶段。在儿戏当中,人人都没有价值,人人都没有他的可爱,廉价的讨好使一切更廉价,泛滥又可悲,可笑从这儿开始,教养的丧失而不自知也从这儿开始,由此人开始自欺而让一种事实失去讨论的价值,我大概唯唯不明白小孩子为何急需一个寄托,看上去尚可也行,一块糖或一句奉承,某种自以为的权威和权势都能让他们跟在你身后,这是儿戏,二十年后我居然在成人身上也发生这种可笑的事情。

我希望任何人别来黏着我喊我老大,我既不想做老大,也不想做跟班,我只想做个普通孩子,可惜有些事情不允许。这种对大人世界和江湖习气的模仿让我很不安,是什么让他们拥有那样对群体结派的高涨热情与迅速非热情,是什么让他们极速策反?或者他们根本不需要老大也不知道什么是老大,仅仅是为了跟风或者某一种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潮流,仅仅觉得好玩。而我就像个玩具。

这种年幼的善变,促成了某种幼稚的所谓“霸凌”,后来我知道这个世上存在这样的事情,在校园中,一些孩子被人欺凌到不敢上学或抑郁,这在令人觉得黑暗。在我做老大的那些日子没有对不起和伤害任何一个人,后来在小学的时候,这样的情形依然没有变好,他们推举一个老大,围绕在他们的中间,或选择去欺负那些看上去弱小无依好欺负的人。或许我曾看上去还有些懦弱吧,我成为过他们欺负的对象,谁想得到我是个做过“老大”的人,真是微妙的讽刺!

他们在路上拦着我我不让我回家,在河堤上写我的坏话,河堤上总有幼稚的坏话,那时候只要哪个或哪拨同学不顺眼就在河堤上写他们的坏话,还有可怜的电线杆和墙壁,都多少承担过孩童无知的罪孽。我虽然当时也并不年轻,但知道这很幼稚没必要放在心上,因为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儿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像风,都像海浪一样时刻都在变化。

他人的命运即是我们的命运,迟早有那么一天会这样。

往事

攸师那一年

谭熙荣

那年,我们怀着金榜题名的喜悦来到了攸县师范。一晃,29年了。

跳出农门,我们头上的“民办”帽子终于摘下,“吃”上了国家粮,对于一直盼望“蜕变”的“二等”教师,谁又不从内心涌出一份貌似解放了的欣喜呢?

记得晚上就寝,总有说不完的话。都是当家人,家有妻儿老小,每一个话题都可以说上一整晚。中师班的学生干部查寝,民师班的纪律必是最差的。有时管得多了,“老油渣”会摆摆谱,甚或吼一吼学生娃。不少学生与过去的老师同在攸师学习,我的学生陈建玲、陈雄民便“升级”为我的同学。

攸师素以严厉闻名,也因此造就了学生过硬的基本功。那些毕业的学生,以后大都成了教育骨干,不是行政领导就是教学行家。这就“苦”了民师班这些“老人家”了,老胳膊老腿,考试照样严格,什么都不能落下,毫不含糊。三十几岁了,可能从未摸过风琴,可是还得考核钢琴。单手弹不行,左手也得动,必须和弦。音乐老师叫杨世和,快退休了,教学认真,还画得一手好画。你不会吗,好说,杨老师手把手教你,一个键盘一个键盘地按,一遍一遍地来,至少得及格才行。

教书法课的老师姓李,五十多岁,粉笔字当墨宝来写,颇有神韵。据说攸县街上好多招牌都是这位老先生的作品,可见不是浪得虚名。

数学老师姓钟,兼我们914班的班主任,严肃有余,凡事按规矩来,很难通融,有点不招人待见。他布置的作业比任何教师都多,错了,必须更正。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前,钟老师比我们先到得早,然后点名,雷打不动。那年我患了腮腺炎,痛得要命,请假,钟老师叽叽咕咕,好不情愿,大概是怕我落下了功课。这老头心好,凡有病号,一概在他家熬药,从不嫌烦。钟老师的爱人好像是寝室管理员,与钟老师的“黑脸”不同,蛮和善。

我们茶陵的学生一般两周回一次家,老实说,到了周末,归心似箭,而要返校了,脚下不免有些沉重。回家前,偶尔去攸县城里买点东西,更多的是带回一大包学校食堂的馒头包子。我在攸县买了个牛仔背包,每次回家鼓鼓的,里面基本上是食品。攸师的伙食真的好,我在攸师一年,胖了近10斤,我归结于这些馒头包子的功劳。

914班茶陵籍学生18人。何聪仔的年纪最大,脾气好,阅历丰富,闲时,我爱用长沙话夸张地叫他“聪仔哥耶”。毕业后,许多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我的下床叫李介华,挑坑人,天门高,个子矮,其他都不圆记得了,唯有他从家里带来的酥子,犹在眼前。酥子圆圆的,像商店买的麻花棍,吃足了油,煞是好吃。原来一般的酥子是炒粉,而他们山里人家却蒸粉,特别耗油,但做出来的酥子漂亮又可口,叫人停不下嘴。从此之后,我家“引进”了蒸粉技术,再也沒有用炒粉。

班上有四朵金花,不仅是我们的班花,也是民师中的靓女,不仅学习好,还能歌舞。回头率老高,为茶陵同学“挣足”了面子。毕业茶话会上,谭蓉的一曲《爱的奉献》,将晚会推向了高潮。岸蓉哭了,也引得不少人泪奔。

白驹过隙,青春不再,不少同学已经退休了。回望攸师那年,犹在昨日。借用沈从文的那句“我和我的读者都将老去”,我和我的学生,都将老去。我们献身教育,利国利民,桃李天下,虽为伊消得人憔悴,然衣带渐宽终不悔。

神农风

致岸英

张桂柏

高高的长白山在看,滚滚的鸭绿江在盼
有一个男儿雄赳赳赴半岛参战去了
久久,久久地没有回返
身躯永远埋在了山那边,江那边……
啊!岸英——

大伙儿知道您是谁,您的父亲又是谁
您原本大可以选择留北京,谁来跟您攀
但是,您清楚自己天生下来就是
不凡又很平凡,一般又不一一般
您更清楚唯人民至上的父亲
扛的是什么样的鼎,挑的是什么样的担
大孝之子岂让大忠之父些许汗颜
但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令声下
您像普通儿郎一样报名入列
您像普通士卒一样跨江过壑
您像普通兵卒一样挺身击戟
您像普通功臣一样殊死搏战
在敌机疯狂轰炸中,倏然倒下
没有痛苦与流泪,没有遗言和遗憾
血肉汇入志愿军如洪的方阵
直将烧到家门的战火推到那段“三八线”
迎敌,有您不屈的身影
止战,有您不屈的血染
胜利的丰碑上,您与同伍英灵灿烂
呵,一个权力达顶的人
视自己儿子如同百姓儿子率先派往前线
这,就是做人民领袖的范儿
一个有着权力达顶父亲的孩子
不享特殊,抛弃荣华,勇敢奔赴前沿
这,就是做人民领袖儿子的范儿

狗小二

李巧文

女儿很喜欢狗,花重金购得一只小巧可爱的贵妇犬泰迪,毛色纯黄卷曲,取名“小二”。

白天,小二被关在阳台,与客厅隔着一层玻璃门。小二很不想待在那里,每次喊它去阳台,它就夹着尾巴往床底下钻,任凭你喊破喉咙,它坐在床底下一声不吭。女儿找来木棒,扫帚或者晾衣架,往床底下一扫,它才钻出来极不情愿地向阳台走去,用脚爪子使劲抓门,把门抓得“咔咔”响,要不就趴在玻璃门上,眼睁睁地看着主人离开,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女儿不忍,哄着它说:“乖,好好待着,等我上班回来带你出去!”

只要我们回来,它立刻摇动着尾巴扑过来,身子立起,跳跃着要抱。它很粘人,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它在膝边撒欢,总想爬上身来让抱。我有时不许,故意大声说:“走开!”三两次后,它便走开。我们不许它这样做,它决不霸道,但也不走远,躺在脚下假寐。谁一唤,它立马像弹簧一样起来,跑到谁的身边去。它聪明得很,能察言观色,谁喜欢它谁不喜欢,它都能看出来,下次再见它,它就只喜欢它的人身上扑。

每天带它出去,是它最高兴的时刻。只要对它说:“小二,走咯!”它立刻走到门边等着,门一开,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草丛里,草地边,低着头快速向前,这里嗅嗅,那里嗅嗅,急不可耐地寻找着什么。我说:“小二,慢点!”它也不听。如果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就给它套上一条狗绳。它一般不会跑很远,只要一召唤,它会一路奔跑着回来。但也有例外,有次我带它在小区里放风,起初它还能看着我,后来趁我拿门禁卡的当儿,偷偷溜了。我找它不着,唤它也不回。女儿挺着大肚子出来了,急得眼泪巴巴,全家都出来找。后来,在小区大门边的一处茂密的草丛里找到了。小二鬼精得很,它躲得远远地,不想回来呢。大约它也像人一样,向往着自由的生活。

小二很活泼,也很健康,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生过病;总觉得它精力过剩,永远不知疲倦。女儿不定期将小二送到宠物店洗澡剪毛,有时会给它穿上衣服,把它打扮得像个公主。它也很会讨巧卖乖,它从一个个月大到我家,生活简单,周而复始,初生牛犊不怕虎,好斗得很,用女儿的话说,“女孩子一点也不矜持”。有一次,小二见到一只比它大很多的狗,无所畏惧地朝那条狗冲了过去,与之厮打在一起,喊都喊不出。结果不敌,以尾部咬伤一个洞仓皇落败。

小二最后一次出走,是在将它送入之前。那天,它仍旧像往常一样,门一开,呼地窜了出去。女儿说:“没事,它跑不远。”结果半天不见回来。围着周边找了几圈,问了不少人,都说没见。我们都以为它不会回来了。谁知到了傍晚,它竟然自己跑回来了,一身遍里遍遍,灰不溜秋,回家后耷拉着脑袋,老老实实地待在阳台,犯了错受了委屈一声不吭。以后出去,它就不敢往外冲了,总是回头看我,我们走,它才走——它是怕我们不要它,把它丢了!狗通人性,它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女儿怀孕了,我们劝她把小二暂时送人,她舍不得,挺着大肚子也要带着。女儿肚子越来越大,生产日期越来越远,实在是养不得了。我们又劝她,选个好人家送养,想看它时就能去看,等孩子大了,想让它回来还可以回来的,然后又加重语气道:狗毕竟是狗,怎么能与人的命相比!

正好有个熟人,知道情况后说他愿收养,家里还有一只狗,可以做伴。很无奈地,女儿答应送走小二。刚送走那会,女儿隔不多久就会问问小二的情况,熟人总是说好看呢好看呢。女儿渐渐也就淡了想念,觉得小二找到了一户好人家,自己也就放心了。几个月后,女儿的双胞胎出世,生活一忙碌,有一段时间,我们根本无暇顾及小二,提及它也少了。

直到有一天,忽然传来消息,熟人的父亲去世,办丧事人多,疏于看管,小二不知怎么竟然挣脱笼子跑了。女儿认为小二是在找她,让我们开着车在小二可能出现的地方去寻找,我们找了一圈又一圈,可哪里还有小二的影子?也许小二跑出来后,找我们不着,正四处流浪;也许被好心的人家再次收养,过得比以前在我们家还好;也许……

直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小二没有像以前一样重新找回家来,我们也没有得到它的任何消息,我们终是把它给弄丢了!只是从那以后,在外面每每看到黄毛卷小泰迪,便常常指着说:“是小二!”



乡情

三易其名的朱岭坳

张冬娇

我怎么也没想到,此次前去采风的界首镇朱岭坳,会带给我们如此大的惊喜。

朱岭坳不高,但原始植物保存完好。沿着一条砍柴的山路弯进去,我们便被两旁的景象迷住了。满山满岭,青松翠柏林立,樟树竹林成片,茅草、杂柴、灌木丛蓬蓬勃勃,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藤藤蔓蔓把它们缠绕一起,纠结一团。不时出现的野生柿子、毛栗子、猕猴桃、洋米饭等山间美味,让大家雀跃不止,这些都是儿时砍柴的味道。

彼时,正是寒露时节,天气微凉,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林间薄雾渐起,如梦,似幻,仿佛给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轻纱。空中鸟鸣啾啾,山间虫叫唧唧,丰富的负离子携带着花草的清香沁入肺腑,有着说不出的神清气爽。

然而更让大家惊奇的还是朱岭坳神秘的丹霞地貌。朱岭坳地处茶陵界首镇东部,罗霄山脉尾端,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山上随处可见裸露的红页岩,表面因风化而纵横开裂,形成酷似龟背美丽图纹。不知谁说了句,朱岭坳到处都是乌龟,惹得大家开心大笑。历史上,朱岭坳曾名为龟山,也叫龟岭坳。《茶陵州志》也有记载,因山的形状像一只匍匐的乌龟而得名。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前面出现一段约百米长十米宽的山坡,坡上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井字形的裂纹,远看就像由无数只小龟组成的一只大龟。爬上这段山坡,这只天工打造的石龟仿佛正驮着我们向着东方奋力攀爬。此时,四围群山起伏,云雾缭绕,顿有飘飘忽忽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感。

当然,最引人入胜的丹霞地貌要数朱岭仙。朱岭仙处在于山腰的一壁悬崖的天然溶洞中,洞内空间宽阔,可容纳上百人,塑有释迦牟尼佛、千手观音及十八罗汉像。仙门是敞开的,游人香客来去自由。淡淡的香火味里,有古旧清凉的气息从赤壁间渗透出来。

朱岭仙正对面,静立着一座山,山腰一排骨壁裸露着,当地人称之为龟背山。石壁上龟纹遍布,仿佛上天布下的棋局,向人们揭示着生命的真相与谜底。千百年来,无数樵夫游客来此徘徊端详,一批又一批僧尼于此对坐参禅,但又有几人可以破解棋局,参透其间的玄机?

天下名山,或以奇险引人,或以雄伟入胜,或以灵秀称道。而朱岭坳,则以其神秘闻名。

龟岭坳后来又改名为猪岭坳,仍与其山形有关。龟岭坳由东向西走向,东衔茶陵,西接安仁。站在山顶俯瞰,或立于其他山巅远眺,龟岭坳更像一只昂首鬃尾的金猪,猪头朝东,尾朝西。当地人有句谚语:“恰茶陵,属安仁。”有吃茶陵,而富安仁的调侃意味。

在村人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猪尾、猪腰、猪头一路蜿蜒而上,再蜿蜒而下。石坟、宝境石、科考石碑、栲栳坡、青蛙洞、玉仙亭等景点纷至沓来。一个接一个的传说故事,穿越历史时空,散发着迷人的色彩,为这座古老的山岭更添一层神秘。

此时,雨已停息,视野逐渐开阔,被山雨清洗过的树木更见纯净明朗,灵逸的清风悄悄拂过衣襟,恍如从远古飘来。大家穿行在栲栳坡,宝境石边时,伴随着下坡的脚步声,山底传来一阵阵“咚咚咚”的回声,空旷而悠远。据村人说,新中国成立后,为挖掘矿产资源,苏联专家曾到朱岭坳钻孔探测,当时水柱夹着草茎从地表喷射而出。专家结合山坡回声,推断出山内有可能有巨大溶洞或地下河,有待于后人开发考证。

朱岭坳,就像镶嵌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块宝石,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落满了时光尘埃的民俗,它显得神秘而深邃,沧桑而丰厚。

猪岭坳因谐音朱岭坳,后人遂雅称朱玲坳。山下猪岭片村,亦雅称朱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管是灵龟也好,金猪也罢,它们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甘于奉献的精神,有形或无形影响着这一带山民,成为这方民众的图腾。俯瞰山下,在朱岭坳和附近青山的环护下,朱岭村房屋相连,田亩相接,鸡犬相闻,显得格外宁静祥和。

